

佛身出血

(一)

如同瞎子空洞的眼神

一朵漆黑的雲捉摸而來

柺杖聲似滴答答的

遠方衝鋒槍

掃射街道 子彈

鑲在佛陀高舉匕首

割肉餵鷹

的那隻手腕上

動脈發出金屬色的聲響

不斷挖掘壁畫

截斷血脈

心就像彈出的彈殼

那樣高燒而不規則的

暴衝著

倒在地上

被隨後進場的清潔人員

像報廢的塑像

捆一捆抬走

我佛

土地上的血

漸漸凝結，風乾

淤黑的血塊

蒸發到天上去

聚成一條黯淡的眼罩

從最高的山巔上

飄下來了

我聞到烏雲裡的血味

黑色的暴雨就快要降下來了

巨大的黑青掌痕

帶著火藥味用力擱在天空

那麼多人卻只是搗著臉

默默掉頭走開



(二)

我佛 一灘血從人間
最高的負雪山巔
蒸發 到天際
是否還留有
一絲腥味
像刮鱗
洗不掉指尖
掙扎彈跳的氣味
白布條的示威抗議
槍枝在掃射後
像著火的九重葛
攀滿一長牆鐵刺籠
在晚春的空氣裡喘息散熱
落花偶爾飄進陽台
電視轉播圍城的消息：
身披紅袈裟的僧侶高誦
我佛
當你親見黑暗
將近 咬斷桌前油燈
的血管前
那一聲痙攣
還能端坐紫金蓮
像我 拿起遙控器
瞬間切台嗎 一顆心
像衝出水面的魚
咬穿鐵鉤 嘴角的血
是冷的 左右
抽搐 像虛弱的火把
在天風中顫抖
像草在雪地裡掙扎
像舉奧運聖火的人穿過零落的抗議
喃喃誦經聲燒成火把上的黑煙
像被機關槍瞄準時
顫顫舉起的
那雙手

中興大學



Chung Hsing University

(三)

烏雲從遠方的天際赫然蒞臨
像一團戰火逐步逼身
以瘋狂的刺槍術
撲天螫地——黑雨
如訃文 捎來人間
最高的負雪山巔
著火的消息
夾帶呼救聲的煙
升起 穿過封鎖的邊境
像黑色鴿子
越飛越高
卻不曉得能去哪裡
幾聲哀哀低鳴後
掉頭俯衝 像念珠斷了線落地
通天前行的一路上
盡是暴雨
天 就要黑了
坦克車在我佛身上
咬出一排帶血的齒痕
山巔的積雪就快要融化了
水光噙在半空
我佛半閉的眼睛
閃閃像哀傷的蝴蝶發不出叫聲
努力拍打翅膀
在世界的另一邊
鐵色的雨幕就這樣降下——一時
如來在末世說法
通往極樂之路
槍 趕在婆婆天女之前
撒落朵朵血花